

魯迅在廣東

鍾敬文編

北新書局

1927

鍾敬文編

魯迅在廣東

北新書局印行

本書目次

歡迎魯迅先生來廣州(張迂廬).....	一
記找魯迅先生(鍾敬文).....	五
魯迅先生在茶樓上(尸一).....	一三
歡迎了魯迅以後(堅如).....	一九
魯迅的鬚鬚(陳寂).....	二五
魯迅先生(黎錦明).....	二九
亂談一陣(招文遠).....	三五

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	四三
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景宋女士).....	五一
第三世界的創造(一聲).....	五五
還要談及魯迅(尸一).....	六三
魯迅的彷徨(王任叔).....	六九

附錄

魯迅先生的演說(林霖記).....	八三
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	九七
黃花節的雜感(魯迅).....	一一三

讀書與革命(魯迅講林霖記)……………一一九

歡迎魯迅先生來廣州

張迂廬

魯迅先生，我們不是現代評論的閒話大家陳源教授，也並不是北京晨報副刊編輯志摩文士的同黨，對於他先生之來，想誰也不會「疾首蹙額而相告」，以至于代他幾下的吧？雖然我們也不以他曾被稱為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青年叛徒的領袖」而才表示歡迎！

我相信歡迎他先生的許多青年當中，叭兒狗一定是沒有的，因此也正不愁他先生上岸時「打落水裏又從而打之」；然而除下我們歡迎他的青年之外，叭兒狗却說不定沒有的，我們歡迎他之來，或許正是爲他最有對待

叭兒狗的本領吧！

我們都知道他是創造中國文壇未有之新格的吶喊彷徨的著者，是著阿Q正傳而被譯成五六國文字且爲法國現代大文豪羅曼羅蘭嘖嘖稱道過的人，是空前的中國小說史略的著者，是中國譯界的高手，是未名叢刊，烏合叢書的主編人，是莽原半月刊的創辦人，這些，在我們都有「除了欣賞驚嘆而外，我們對於魯迅的作品，還有什麼可說呢！」之概——引沈雁冰評吶喊的話——不過除下了這些之外，還有使我們最難忘的熱風，和稱爲交了「華蓋運」才弄得來的華蓋集！

熱風和華蓋集，都是先生的雜感短文，在這裏的魯迅先生，是以戰士身而顯現了！瞧呵！在混濁的北京的空氣裏，敢于向牛鬼蛇神正視的，而

且還敢于在禮教淫威的重圍的所謂首都裏「論他媽的」的，雖然我們沒有見到的或許還有好幾位，然單就我們見到的來說，就只有兩個人：吳稚暉和魯迅。

魯迅先生從北京跑到廈門，才僅是兩月前的事；而中大聘請先生來校的消息，前一星期我已經聽到了！

除却竭誠的歡迎而外，我們對於魯迅先生之來，還有什麼可說呢？

記找魯迅先生

鍾敬文

前天，五句鐘的時候，我從市里回來，見案上有郵件數起，把顧頡剛兄從廈門大學寄來的一封信，先行拆着。原來是報告魯迅先生來粵消息的話，其詞略謂：伏園君經於兩禮拜前赴粵，已晤過否？魯迅先生，將於十五號（來信是十一號寫的——文註）起程，想旬內你們定可相見。（頡剛所以給我這個消息，大概是因為兩月前，我會去信問他『魯迅先生是否要來粵』的緣故）我讀了，自然非常的高興，巴不得早點天亮，可以到市里去找他，——爲什末要找他，這很明白，一方面，想代表廣東青年，對於這

位思想界的先驅者，時代的戰士，（我覺得他之所以值得我們的佩服，與其說在文藝上，毋寧說在激進的思想和不屈的態度上，至少，我個人是這樣想）表示誠意的歡迎，一方面，瞻仰丰采，以釋數年來傾仰的私懷。

昨天，早餐後，即匆匆乘電船「過海」。到了市里，邀了一位姓蔡的朋友，同到中山大學去詢問。心里，以爲他雖不在那兒，總也可以得到些關於他住處的消息。誰知實在竟使我大大的失望！最初到政治訓育部去探詢，里面的人，說不知道有這一回事。後來，又向庶務處查問，結果是那位老頭兒說了下面幾句很堅決似的話：有新的教職員來，我準是知道的，這幾天實在沒有什末姓魯（因爲我們說魯迅先生）姓周（我們怕他不懂，又說出周樹人的名字）的外江人到校。我們只得說句「不該」，退了出

來。這時心里怪悶悶的。在萬人如海，圍巾與旗幟齊飛的操場里，（開列寧逝世三週紀念會）呆立了一會，默默地同蔡君行到創造社出版部分部。最後，又和超華弟在十字街頭，亂跑了一陣，二人無精打采地，坐上黃包車，到西關十三甫找梁式去。五句鐘以後，我們三個人圍坐在西關西施酒樓上的一個小房里，你一句戀愛，我一句文藝，他一句革命，且說且狂飲的，在那里大恣其談鋒與酒興。最初飲的是叫做什末鮮橙酒，乾了兩瓶，我覺得它太乏味了，於是便叫人換了紅葡萄。不久，超華弟暈醉了，他把藏在心窩深處的戀史，一頁一頁的儘向我們翻着，我也有些醉意，不會聽出他說的是什末話，倒是老梁清醒些，他好像獨在注意地傾聽着。下樓時，我和老梁同扶着超華弟，令我想起了故鄉常排演的那齣狄青酒醉後，

太監們扶着他行走的戲，不禁暗暗的笑。到了九句鐘，超華弟堅要回去，我們就約定明天九句鐘在創造社出版部分部集齊，再一同去找訪魯迅先生。

今天，十句鐘，我們到了中大，雖然問了一回人，仍然沒有消息，但不久，我們就在道上遇見了孫伏園先生。孫先生矮而豐鬚，其面貌和『伏園游記』封面上所繪的像沒有什末走差。他把我們延到房里，我問他魯迅先生現住在何處，他說就在鄰房，此刻尙未起身。我們初頭當然是說些寒暄，後來漸漸的放談起來，既由天氣而冰雪，由冰雪而教科書，復由一般刊物，而現代評論，又由現代評論而北新周刊，東牽西引，蔓延不休，談話之間，漸聞得隔房有像老年人似的咳嗽之聲，我們都凝神地聽着，心境

感到無上的嚴肅。久之，孫先生引魯迅先生出見我們。這個初次的印象，我不免來稍述一下，雖然我非小說家，且所記的也不過是些膚淺的外觀。魯迅先生，他穿着一領灰黑色的粗布長衫，脚下着的是綠面樹膠底的陳嘉庚（？）的運動鞋。面部消瘦而蒼黃，鬚頗粗黑，口上含着枝掉了半段的香烟，態度從容舒緩，雖不露笑臉，但却自然可親，大不像他老人家手寫的文章那樣老辣，大家一陣客氣話過後，便隨興傾談。這時候來客中，除了我們三人外，還有黃尊生君，他的來意，是要請魯迅先生明天去赴他們歡迎一個周游世界的世界語同志（德國人，忘記了他的名字）的集會，我們也約定他和孫伏園先生明晨到大觀茶樓去談聚。魯迅先生談起廈大此次風潮發生的內幕，頗致嘆於該校前途之絕望。先生又提到現代評論，謂久

不見該報，不知它近來態度怎樣。我答他，現在也漸漸贊成國民政府，像要革命起來了。先生笑說道，這真沒有法子呢！我們請他今後常爲國民新聞的副刊寫文字。他說怕找不到說話的材料，原因是（一）沒有什末可鬧的事，就不會引起多寫文章的機會，（二）因新到和語言的關係，對於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說話也無從說起，半年來在廈門大學，不能寫出什末文章，就是爲此。先生說話頗富趣味，我們談起有個學校學生到課室里去要坐車的事情，他說，那末，教授們要坐飛機了！我們的談話很不少。固然大半已記不清楚，其實也不想寫得太多。當我們辭了出來的時候，恰巧在門口碰見甘乃光先生，我們把見魯迅先生和請他替副刊做文章的事告訴他。他很滿意的笑說道：不錯，把文藝復興起來。國花的名，也可以改一

改。我們這場找魯迅先生記，就這樣結束了。至於明天歡敘的情節，讓我有機會時『再來一次』吧。

魯迅先生在茶樓上

尸一

我不懂得文學批評；我對於一篇文章好不好，不過我愛讀它或不愛它的別一種說法罷了。魯迅的小說，篇篇我都愛讀，而且都說好；問我它們的好處在那裏，我又說不清了。

自從『狂人日記』出現，『魯迅』兩字就深印在我的腦中。『吶喊』一出，我和我的朋友們都爲這吶喊所震撼，又因爲其中有一篇作者的自序使我讀這本書的興味更加濃厚，我才得細細咀嚼我所謂好的東西。

我的確不會拿客觀的標準來批評它；我止能勉強寫出幾句籠統而膚淺

的『讀後感』，那就是：『吶喊』使我含淚，使我咽氣，使我苦笑，有時使我也要起來吶喊，有時却使我愈加沉默。

魯迅的新作又出現了，那是『在酒樓上』。我提起了十二分精神來讀它，才讀過幾行我便有些異感了。『孔乙己』的咸亨酒店固然如是這樣；但這裏沒有如『藥』的茶館裏的人聲使人震驚；說是悲涼，這也不是『故鄉』的漸近故鄉時的悲涼。用作者的話，真是『風景淒清』，『意興索然』呵！由『旅館』到『一石居』，由『一石居』到『酒』，由『酒』到『呂緯甫』，由『呂緯甫』到『走出店門』，彷彿大地都已陰暗而荒涼，我們正在彷徨摸索。我只是惘然，沒有什麼感想，沒有什麼話可說。我認識阿Q，但我不是阿Q，我不是孔乙己，不是陳士成，不是方玄綽；惟有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是我，魯迅也是我，——我是在S城的酒樓上。

以上是兩年前的話。

廣州沒有什麼剛雪柔雪，但有時北風吹着陰雲，天低地凍，有幾分像北方釀雪的天色，也夠使廣州人領會到冬的意味了。我和幾個朋友，在這樣情形之下，在廣州的熱鬧區域中的一間茶樓上遇見魯迅先生，而且得到和他談話的機會。

我最先想起的是『打叭兒狗圖』裏的外套和皮帽，但此刻他穿的是一件新的灰色布的夾長衫，袖子頗窄，領也頗高；長衫之下，果然是很窄的兩條褲脚和陳嘉庚的膠底鞋。頭髮和鬍子正和他的一九二一年的畫像一樣，不過頭髮帶些斑白，而鬍子卻是很黑！這是在像上看不出畫的。把他

的鬍子研究起來，我的結論是，它會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於有人希望或恐怕它變成『紅鬍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

我起初以為他是一個不大愛談的人，怎知他竟和我們這些不識『世故』的青年說說笑笑，幾乎令我不信他是『吶喊』『熱風』等的作者。然而他所談的又無關大體，絕沒有牽涉到經濟政治的大問題，——很好，在茶樓上何必談到那些。我們談的什麼，都記不清了，似乎曾談到『碰壁』。他說他曾處在一個周圍皆壁，一動即碰的地位，而他又不能不動，所以非碰不可，因此他便寫了許多文章。此刻到廣州來，既無壁可碰，文章也作不出了。其次又談到『罵』（但沒有談到國罵）他說這裏沒有什麼可罵，而且用不着罵，所以罵的文章也不必做了。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為

然，我們以爲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他說他因爲不懂此處方言，各種情形都沒有深知，所以不能亂罵。

龍井茶已經泡好，各式點心也擺在面前，忽然令我想到『在酒樓上』；跟着，我要注意他了。他能喫味淡的廣州點心和甜的點心，並沒有嚷着『辣醬要多！』我就思疑，莫不是他的脾胃變了？但又看見他手上的紙烟沒有停息過，他的常態又似乎並未改變。

說笑吃喝，我們都忘記了樓外的陰寒，和路上的熱鬧，忽然暴雷似的一聲鞭炮，打斷了我的興致，使我不能不罵一聲。魯迅先生似乎是因爲初到廣州，覺得這種聲音並不單調，也堪悅耳；但他馬上聲明，舊曆除夕的

鞭礮聲，他是很怕聽的。茶樓上究竟不可以久居，我們便一同下樓，走到十字街頭湊湊熱鬧去。

歡迎了魯迅以後

堅如

——廣州青年的同學（尤其是中大的）負起文藝的使命來——

魯迅先生來，我們是知道要歡迎的。但是歡迎了之後怎樣呢？

魯迅先生劈頭一句話對我們說，就是『廣州地方實在太沉寂了。』同志，這是何等教魯迅先生南來以後失望的一件事啊！並且這實在是教每位熱情南來的同志失望的。你們看，北京有着烘烘烈烈的火，上海也有着烘烘烈烈的火，在廣州的文壇上，幾平可說如同一塊沙漠連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冷靜，只是沉寂。

如何能使這塊沙漠地上闢出幾座美麗的花園呢？

說青年們在此沙漠地上耐得住嗎？我看是耐不住的了！第一個證據是學校青年們閱讀創造社未名社出版品的到處皆是，並且日見其多（這當然是廣州青年們比以前進步的一種表現）。第二個證據是參加歡迎伏園魯迅二先生的這樣多，據說不止是中大學生。可見廣州青年的心弦也已開始和京滬青年們共鳴了。

說廣州青年們沒有創作文藝的天才嗎？（注意：天才二字并非如何可以驕人的希罕名詞呵，很平常的！）我不相信！有許多青年們腦中寶藏正待嘗試開發。比方中山中學寫貼的某級級刊，其中有些創作不比其他的文藝刊物的作品壞。

但是實際上廣東文壇實在太寂靜了，寂靜得如無人的荒島，非但魯迅先生失望，我也聽聞有不少同志歎息過。

然而歎息有什麼用呢？事實還是事實。鐵般堅的事實，任你如何歎息，都不能變動分毫的。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打破，用全力來呼喊，在這沉靜的沙漠上猛喊幾聲。魯迅先生這次南來，會幫助我們喊，指導我們喊，和我們一同喊。同志們，我們喊罷，在這樣一塊萬籟無聲的沙漠地上，我們喊罷！喊，不論喊出來的聲音是粗啞還是尖銳，我想總是比較沉寂好些。粗啞或尖銳，這是喊了出來才知道的事。

魯迅先生是被歡迎過了！你是因拜讀過大著而要瞻仰風采嗎？魯迅先生又沒有你愛人那麼漂亮。只爲瞻仰風采而歡迎是無甚意義的。重要的意

義，是在負起我們文藝的使命來，在西南的園地上開發幾朵燦爛的鮮花。

文藝的使命是要大家負擔的。這使命不能負在魯迅先生背上，魯迅先生只能『托一托』；這使命也同樣不能負在一個兩個文藝同志背上，有文藝嗜好的同志，必須聯合起來，聯合呼喊，聲音才得洪亮，沙漠才得熱鬧。

駱駝是任重而道遠的，我們便應該做文藝沙漠上的駱駝。

魯迅因感覺得廣州空氣的沉靜，於是乎他說：

『在現在，青年們有聲音的，應該喊出來了。因為現在已不再是退讓的時代。因為說話總比睡覺好。有新思想的喊出來，有舊思想的也喊出來，可以表示他自己（舊思想）之快將滅亡。頂怕是沉靜不做聲，

以致新其衣裳，舊其體膚。只要你喊如果你有聲音，喊得不好聽，創作得幼稚，這決不是可羞的事情，你看孩子們是不以自己的幼稚爲可恥的。」

我有這一點聲音，於是我喊了出來，寫了出來和大家『傾蓋』，別人自然也各有各的聲音，請都喊出來罷！

我最後的口號是——

『廣州『撒拉哈』的文藝駱駝們聯合起來！』

魯迅的鬚鬚

陳 寂

我未曾認識魯迅，先認識了魯迅的鬚鬚。

雖然在一二月之前，在報紙上也曾見過魯迅南來的消息，却想不到我也恰在此時回到廣州，更料不到今日走到大學找朋友，而在後門上見到有歡迎魯迅的字條，這才跑到會場來。

站在玻璃窗門外，一眼望見講臺上幾把坐椅之中，坐着一位穿長衫的鬚子，那兩撇鬚子又濃又黑，更有那差不多有了三寸長未剪的頭髮，面上顯然露出一張四十左右的瘦面孔，雜在這幾位衣履整飾的青年人中，我不

禁驟然地認出這鬚子便是魯迅。

鬚子之在魯迅臉上，本與魯迅無關，而我之認識魯迅，却從魯迅的鬚子始，於是這鬚子便是俺們精神上的介紹人了。

本來魯迅貌不驚人，不能由外貌上認識魯迅，也不應由外貌上認識魯迅，若徒然在外貌上來認識魯迅，也不過如長虹所謂「世故的老人」而已。至於我之由外貌而認識魯迅，也自有我小小的原因：我常常穿着比魯迅更破爛的長衫，更常常有三兩個月未曾剪髮，所以與魯迅異者，即在乎少於魯迅嘴上之兩撇鬚子而已。

我雖然也曾看過幾本魯迅的書，也算是一個歡喜魯迅的人，而對於魯迅此來，則並無特別的感情。因為我和魯迅同是漂泊的人，偶然到了廣州

也算不得什麼驚天動地的事，這是就魯迅個人身上說，若是有人以為魯迅來了廣州便能使廣州從事文學的人感受着一種新刺激發生一種新影響，那我就雖沒有『燃髭』也不妨『微笑』着說一句『沒有的事。』

不過觀於歡迎魯迅者尙『大有人在』，可知廣州文學界尙幸而存有小小的根芽微微的光影，或者會由魯迅之來而能發長此根芽擴張此光影，這便是我『出乎意料之外』的歡喜了。

魯迅先生

錦明

這不是一篇替魯迅先生作廣告的東西。

魯迅先生即周樹人教授，現在并不是一個怎樣令人出驚的偉人，但也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縱使他是一個平常的人，然而他的見識，他的思想，他的人格却不平常；質言之，他的生活和平常的人一樣罷了。這都是他的作品告訴我們的。

他不承認人家稱他爲『思想界先驅者』，——這因爲思想并不是拿來作宣傳，拿來釣名沽譽的東西。他的思想，不過是他個人人格的表現，告訴

給瞭解他的人知道就算了。他不高興人家誤解他，同樣不高興人家過分吹揚他。他沒有一般普通人所謂的『人情』，他的『正確的思想』就是他的人情。他對現社會只是『冷觀』，——他的心情并不『冷』，只因現社會的罪惡給他的印象太深罷了。

我們看他的『吶喊』，『彷徨』，『熱風』，……就知道。他雖然『冷』——或許也就是『冷酷』——但決沒有『不同情』。他的同情是澈底的——不是慈善家式的，他不像人道主義者。他同情被壓迫階級，同情無產階級；他替他們搖旗吶喊，他的精神是『人類平等』……他希望人類一樣的有相當的幸福，凡屬一個偉大作家的精神都是這樣的。托爾斯泰，法朗士，羅曼羅蘭……他和這些又一樣對於壓迫階級資產階級的舊道德家……

毫不留餘地的攻擊諷刺。這些東西就是造成現社會的罪惡的魁首，尤其是在中國：他比一切作家更其冷酷也就是這一點。

我們讀他的『阿Q正傳』，好像他在諷刺這渺小的阿Q。並不是的。但是諷刺阿Q所處的那個環境，阿Q不過這環境所造成的一個畸形傀儡，他因為恨毒中國的上流社會，很毒極了，時常有愚弄他們的暗示。（彷徨中的『離婚』便可作一例）。這雖是作家的一點小小的毛病，但可見他從前在舊社會裏所受的創傷了！這創傷給他這樣異常的仇恨，這樣的反抗的能力。看起來魯迅先生很像英國的迭更斯，但畢竟是兩樣，這因為從前的英國社會和中國舊社會是有差別的。（迭更斯也有愚弄英國上流社會的暗示，在“*Oliver Twist*”和“*Poor Joe*”兩篇小說中便可看到。）

在中國文壇的地位看來，我們可以分別有兩個傾向：旁觀的，冷靜的，諷刺的——這個代表就是魯迅先生。還有一個傾向：熱烈的，傷感的，便是郭沫若先生，郁達夫先生……。郭先生郁先生……的作品給我們許多共鳴，同情，安慰；魯迅先生的便使我們能夠看到許多中國的人性，社會的缺點。我們讀郭先生郁先生的作品一樣要讀魯迅先生的作品。這正如我們在學校裏念書——讀詩，也要讀哲學一樣。

我們青年都應該知道一點文藝。一個站在新時代的文藝作家和革命的實踐者領導者要一樣的受我們的尊敬。他們對於社會的革命精神是一樣偉大的。我們提到俄國就明白了。俄國的郭戈爾，托爾斯泰，陀斯妥以夫斯基，安得列夫，高爾基……都是有革命性的人，他們是俄國革命的泉源。在

這一點看來，魯迅先生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我們現在對於魯迅先生有什麼希望呢？並不一定就是要他給我們（指廣州）的文壇振作一下！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待着他對於我們和我們的現社會有什麼批評，有什麼糾正，有什麼改革的企圖……。

我們對於魯迅先生這樣的想，這樣的希望就殼了。

九，二，一九，一六。

亂談一陣

招文遠

——告歡迎魯迅的人們——

除了眼睛之外，其餘的眼白部分，誰都知道它是黑白分明的，而且是這樣才令人覺得可愛。如今世界上是再不能望有什麼真命天子的降生，鱗趾呈祥的那麼一回好事了，在大多數醉生夢死的人們看來；實在這大多數的還配不上叫他們做醉生夢死呢！死，麻木不仁的死啊，配說什麼革命？爲的是沒有「泥首金階」，「稱臣奉貢」的福氣了，眼白便現出了獸性，充滿着細細粗粗的紅血筋了，白便一變而爲紅的，兇很的，淺薄的表

現，隨時隨處咱們都可碰見了。假如我們拿鏡子自照一下，怕咱們自己也是一份子！

世界上的大路只有兩條，留戀也好，走動也好，前進也好，退後也好；革新和守舊是時時在當我們的引導人。知否好人惡客，那還得要咱們自己去決定，所謂的命運，怕就不過如此。守舊的眼紅耳熱，奔走駭汗，其而至於怒髮衝冠，無非是眼緊着「自私自利」之不遂和「走狗之不能當」。革新的也在眼紅着，火花四射般地激昂着，亦不過是看老朽陳舊太甚而發。

由它罷，眼紅的守舊者正昏睡着，任你眼紅的革新者在暴跳着！唉！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要由貴族階級解放出來，便有資產階級的革命；要由資產階級解放出來，便有各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要由小資產階級解放出來，便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無論是那一個時期罷，不經過徬徨和吶喊般的潑跳，斷沒有大搖大擺的可能。何況大搖大擺是哀的美敦地用不着？

如今才是徬徨了，爆發劑本來是發人深省的，反被棄廢了。餘下的不生不死的中和劑。世界上都感覺着白色的恐怖，我們忽覺着灰色的恐怖了。教五千年來，肯伏在大老爺案下脫開褲子給皂差們打屁股的順民，忽地來洋化了去談什麼德謨克拉西，什麼主義，幾何其不沒有效力也哉？

除了一萬幾千黃毛小孩和後生小子之外，誰來相信你談的什麼？反正

是「爲善者天降之以福，爲不善者天降之以禍」，有錢便有勢，咱老子家裏五代同堂，福祿壽雙全，則可告無罪於天地，正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了。豈能顯得到「思想革命」，和「封建思想」等等諸多事實？

於斯時也，熱度由高而下，目不識丁者自然曉得甲乙丙，而明白有丁戊己庚辛壬癸……等者，又在着急他人之不識丁。冷淡，沉潛，瀑烈的表現，亦只可在沉潛和冷淡中隱露出來，土匪化的，極端化的舉動都常可以看得見。其實，在這種環境之下，這種的表現是很平常的，不過大海無魚，便顯見蝦毛爲大而已。

革命並不是空口高叫的，也不必個個都是砲手，槍手。如果連半點兒常識都不懂，便在攘拳伸臂，分派分團，結果是一定Q. D. E.的糟糕。

中華民國範圍大，改造也許一時不易得透澈，縮小些從革命的廣東來看看罷，思想的革命，連開步走的口令還不會發出啊。在希望着魯迅先生說話的人們，你們又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什麼權威者的尊號，等於張天師的符籙，倘若大家不求振作。什麼先驅者的榮譽，極易令人灰心，也易令人塌臺，倘若吶喊的，叫來叫去只有他一個人，而大家都在徬徨歧路。

壓迫，反抗，壓迫，反抗，相對的，相當的，將你拳頭打你嘴，這樣來這樣去，看來是平經地義而不可磨滅的，但咱們何嘗不是這樣。帝國主義者的反抗手段如何高明，工具如何精靈，看來也不是咱們所可輕視的罷。同時，也是我們目前所萬萬不能追上的罷。革命豈可以捧上一兩個領

袖就了事？

文化是時代的精神，新文化就是新時代的新精神，也就是革命精神的原動力。多可憐！我們還沒有這一種的力，我們還在祈求着它的來臨或賦予。是何異求天雨金和請神保佑？新時代的建設不是空言，新精神的表現是整個整個社會的呀，我以為。

暗示，種種悲慘的暗示，曾給我們以很深刻的傷痕了沒有？情見乎辭的酷烈的批評曾給我們以多少反陳舊老朽的印象和智識？凡此種種，都不必常是什麼權威者的指導了。一個權威者，無論如何是不足以提起一羣懶漢的。

談到懶，便什麼暗示也無動於中了。何況暗示，罵也不過如是。說什麼

麼「境由心造」，「心定自然涼」等鬼話，熱風吹來的苦悶，只有潑皮般的暴動和大罵才痛快得過去。

魯迅先生往那裏躲

宋雲彬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拉狄克——

現代的中國，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了吧？所謂文學家者流，他們是站在什麼地位，新式的吟風弄月的詩文，變相的聊齋我的作品，充滿了中國的所謂「文壇」，他們與社會沒有關係，站在社會的外面，整天價爲娛樂自己或取得女人而歌唱。一部部的「線裝詩」，一冊冊的『創作集』，儘自向毛廁裏亂丟，那一個能把舊社會死滅

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盡情描寫出來？

在這裏，我就想到魯迅先生。

說起魯迅先生，便有許多廢話：當『狂人日記』初在新青年發表的時候，本來不知道文學是什麼東西的我，讀了就覺得異尋興奮，見到朋友，便對他們說：『中國文學要劃一個新時代了。你看見過狂人日記沒有？』在街上走時，便想對過路的人發表我的意見，但究竟都是陌生面孔，終於把我話從喉間嚥下肚裏。匆匆的六七年（？）來，魯迅的作品已得到一個相當的地位，我當自詡見解沒有錯。（這不是我自己吹牛有卓越的後見，也不是送『紙冠』給魯迅先生，這是事實，事實勝於雄辯！）

過去的魯迅，站在最大的改變時代的社會裏，把不少舊社會死滅的苦

痛深刻地寫出來。他不僅描寫舊社會的苦痛，並且爲了他的敵人——封建餘孽的士大夫派，戒酒吃魚肝油，要延長他的生命，和敵人奮鬥。在『語絲』裏『莽原』裏，在其他的刊物裏，他曾寫了不少有趣的短文來攻擊他的敵人——新時代創造者的敵人。不管他是個革命者與否，他總是站在現代裏面的一個文學家。

說到這裏，我又有幾句廢話：如果有人拿他自己的尺去量魯迅，說他沒有喊過什麼口號，沒有發表過板起臉孔的政治論文，就說他不革命，那我可告訴他！『朋友！社會是多方面的，你有否了解多方面的人生？文學的使命，是給人生的一面鏡子，使民衆在藝術的表現中更容易去了解人生的意義（拉狄克語）。革命的本身也是一種藝術，決不是簡單乾脆的一回

事。你如果不了解人生的意義，儘你喊破喉嚨在那裏呼口號，下筆千言在那裏做文章，你的本身却祇是站在社會的外面，你將永遠不能進革命的藝術之宮。但是，朋友！你又莫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為革命的藝術就是在許多文學作品裏。我所謂革命的本身是一種藝術的意思，是說：人類社會是最複雜不過的，革命是要應付複雜的環境，所以革命的最要條件是策略。要用種種策略去應付複雜的環境，同時要用種種方法去使人了解人生的意義。所以革命本身就是藝術，並不是一夫夜呼的揭竿起義，也不是僅僅板起臉來做長篇大文或喊破喉嚨叫打倒帝國主義，就算盡革命之能事。朋友！你在筆尖上寫出『不革命』三字去送給人家的時候，你先要自己付度一下，你有沒有進一步了解多方面的人生？』

說了一大堆廢話，還沒有歸着本題。現在再說到魯迅先生。

許久不見他的作品了。不久的從前，在語絲裏見到他的『廈門通訊』使我非常失望，這篇通訊，真是最無味的東西，除報告南方的天氣和他庭前『自古已然，於今爲烈』的紅花以外，找不到什麼意義。魯迅，許是跳出了現社會去做旁觀者了嗎？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會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壓迫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奇哉！魯

迅先生躲避了。

到了廣東，真的沒有話可說了嗎？魯迅先生！你不會想想你的故鄉正在亂離之中，你也不會看看未剷除盡的封建社會的舊勢力所造成的痛苦。

我再介紹狄克批評耶色甯的話：

『他捨棄了鄉村，失掉了和鄉村的關係，但却不會在城市上把生活固定。人是不能在馬路的柏油上生根的，但耶色甯除了馬路上的柏油和旅店以外，什麼也不知道！』

我知道魯迅先生沒有和他的故鄉失掉了關係，但他不會在城市上（至少是廣州）把生活固定。魯迅先生！你莫厭惡異鄉的新年爆竹聲；你莫儘自在大學教授室裏編你的講義。你更莫僅叫青年們盡情地喊，儘量地寫，

自己却默然無語，跳出了現代的社會。

魯迅先生你到了廣州以後，廣州的青年都用一副欣賞的眼光來盼望你『吶喊』。幽默，似乎不是你的本意吧？

魯迅先生！廣州來沒有什麼『紙冠』給你戴，祇希望你願做『旁觀者』，繼續『吶喊』，喊破了沉寂的廣州青年界的空氣。這也許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會，如此環境，你不負担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那裏去躲？

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

景宋

魯迅先生居然能夠跑到廣州來，這是我們第一：要多謝北京社會的黑暗，陰謀家的多方陷害，使他不能安於故居。第二：要多謝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和他意見不合——即教育見解，背道而馳——終於由二年的成約，毀了；變爲一年，而半年，而四月餘，到底幹不下去。第三：恰好中大重新改組，叫他來做教師，他以為是：「如果中大需要我——魯迅先生自己——來，我可以盡一點力量，自然是要來的。」所以，當一月十八的那天，帶着好多位在廈門奮鬥過的青年投向中大來了。這是他離開了十五年久居北

京的經過。

脚踏到廣州，給與魯迅先生的觀感是什麼？「這是革命的策源地，然而是在後方。」「已經早已革命過的了，所以沒有壓迫」「悲壯的大會開起來了，然而羅鼓喧天的活象雜耍場，也無須參加的了！」

魯迅先生是想要到民間去的，天天走出十字街頭；粵秀公園算是可觀，不料微簷的土堆，做了他的絆腳石，使他受傷，硬迫他「躲」了這些時！

他是愛怕羞的，然而一伸出頭來，卻常常引起許多人的研究，指目；怪可憐地，他急的退藏起來了。

他雖則怕羞，但正經來見是從不愛無故拒絕的，整天的談話，魯迅先

生躲在這里什麼也做不出來了。

自以爲不會做事，專祇搗亂的魯迅先生，現在居然硬幹起光桿的中大教務主任來了！教員還未全備，開課就在目前——這怎能不叫他躲在「山陰道上」『五里霧中』呢？

於是乎我們文壇上——廣州的——的人們，以爲：「先生往那裏躲」了。他真個能躲起來的嗎？中大是就要開課了，自然有許多工作會隨着發生，至少總有些細微的「刺戟」，投射到魯迅先生的影子吧。他是需要「輾轉」的生活的，他是要找尋敵人的，他是要見看壓迫的降臨的，他是要撫摩創口的血痕的。等着有終竟到來的機會，這時候。這時候就能夠使魯迅先生在慢慢地吸着捲煙的當兒，湧出不少的情趣，他於是有文章可作了！

這許是廣州給與他的額外的特殊的禮物罷。

第三樣世界的創造

一聲

——我們所應當歡迎的魯迅——

魯迅到廣東來了！廣東知識界的青年對於他的來到曾表示過他們的歡迎和渴慕。會也開過了，肖像登出來了，甚至已有人開始研究他的鬚鬚了，總算還熱鬧得像樣罷。

我們也想來歡迎魯迅。可是我們不敢胡亂把「思想界的權威者」「時代的前驅」……等等大帽子給他戴，因為這些正是他所鄙棄的。我們覺得魯迅之所以值得我們青年的歡迎，是他在「思想革命」這項工作上努

力。

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來觀察一切，批評一切，因為不如此便一切的觀察批評都沒有意思。對於魯迅也應該如此。

在魯迅的作品中，顯然可以看出他對於人生和社會的態度的變化。在創作的小說裏所表現的是一種態度，在論文裏是另一種態度，用幾個抽象的形容詞來說，則前者是失望的，冷的，後者是希望的，熱的，他的作品對於革命的文化運動上的貢獻，我們可以說，論文實在比小說來得大。說到藝術方面的貢獻，那是另外的事，不是本文範圍內的。

我們現在把他的小說和論文，分開來說一說。

魯迅小說裏所描寫的多半是農村生活。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在外國商品

的掠取和軍閥官僚剝削之下破產的。破產的農村生活自然亦有貧窮。魯迅便拿住這個「貧窮」來做他的中心題材。我們只要看他的創作集「吶喊」裏的人物，如孔乙己，阿Q，華老栓。紅鼻子老拱，九斤的一家，等等，都是窮到精神戀態——病，發狂。再也沒有一枝筆能夠像他把農民的窮困寫得更可憐，更可怕了。

可是他只是如此寫。他沒有叫農民起來反抗他們的命運，也沒有叫青年回到農村去改造農村。他只是很冷然地去刻劃，去描寫，寫好了又冷然地給你們看，使你們看了失驚。或許是魯迅的創作對於革命的消極的貢獻罷。

在論文裏，我們的作者便前進了一步。他的小說表現的是他對於現在

的悲觀，而論文所表現的却是他對於現在的不滿和對於將來的希望。有人說過他是用醫生診視病人的態度去寫小說的。這話如果不錯，那麼，他當然是用潑皮（華蓋集 11 頁）打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的態度去寫論文的了。在前者，他用的是解剖刀，在後者，他用的是短棒。他對於封建社會和他的遺孽是如此的仇視，憎恨，憎恨到使他丟了醫生的解剖刀，變成潑皮，拿起短棒，去和他們相毆相打。他的論文所攻擊的對象都是所謂禮教，所謂國粹，精神文明，東方文化等等一類的封建思想。除了以推翻整個的舊制度為專業的共產主義者而外，在中國的思想界中，像魯迅一般的堅決徹底反抗封建文化的理論，是很少的。因此，他比資產階級的思想更進一步，因為資產階級之反對封建文化，向來是不徹底，帶有妥協色彩

的。只要看歐洲資產階級文化的保守與復古的傾向，便可以知道。再看中國資產階級的理論家以「道統」「仁愛性能」做「哲學基礎」，更可以知道。魯迅的論文之所以對於革命的文化運動有裨益，有幫助，就在這種對於復古的文化的澈底攻擊，就是他自已說的「思想革命」。他這種革命的思想，再用他的天才的文學手腕表現出來，效力自然更加廣大。他對於敵人的攻擊，每一擊都有力，中了要害，使敵人受傷。

然而魯迅使用的武器，只是短棒，不是機關槍。他所攻打的也不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軍閥，而是軍閥的哈巴狗——章士釗，陳源，楊蔭榆。他的攻擊法是獨戰的，不是羣衆的，所以他不高喊衝鋒陷陣的口號只是冷笑，吶喊。這便是他自己在中大演說中聲明不是戰鬥者的原故

罷。

雖然如此，魯迅終是向前的。他和我們一樣，是廿世紀時代的人。他不但在盧騷孟德斯鳩之後，並且在馬克斯列寧之後；不但在法國革命之後，並且在俄國革命之後。在這個新時代的巨潮中，他自然是受着震盪的。所以他不但在消極方面反對舊時代，同時在積極方面希望着一個新時代。在他的論文中（莽原第二期），他已閃耀着這種希望的火星了。他看出過去的歷史，只是兩種時代的循環：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時代。我們現在住的，據魯迅告訴說，正是第一種時代，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復古的，崇奉國粹的，讚嘆固有文明的，都不滿於現在，而神注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即暫時做穩了奴隸時

代了。我們呢？『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兩廣的青年啊！我們歡迎魯迅，我們認識了魯迅麼？我們有決心和勇氣去負起創造這個新時代的使命麼？

二月十四日

還要談及魯迅

尸 一

『魯迅先生在茶樓上』是催稿的工友們催出來的：我還有許多關於魯迅的話要說，但一催竟把它趕散了，到現在還收集不來。後來繼續讀到幾篇關於魯迅的文章，我又覺得這種文章過多了，恐怕人家疑惑『新時代』是以談論這一個人為宗旨的，所以決意不再寫『魯迅』兩個字，但魯迅畢竟是個怪物，否則注意他的人沒有這麼多，我終於把前意取消，還要談及魯迅。

我的確見過而且聽過人說，『周魯迅』三個字。廣州的人真會留心，

知道魯迅是姓周的。姓是中國人的最重要的東西，每一個人止能有一個姓，改了姓，便是一件非常不體面的事。雖然魯迅的母親姓魯，而魯迅確係姓周，他決不會棄父姓而從母姓的。

中國人不肯改姓，但別號是可以多用幾個的；而別號通常是用兩個字的，除了『江湖散人』一類之外。據此，魯迅是周樹人的別號；又爲尊重魯迅的姓起見，稱之曰『周魯迅』，誰曰不宜？

夫惟『高鼻子』不知姓之緊要，故他們的『筆名』往往連本姓都去掉，中國人可以尤而效之乎？

『如果中大需要我來，我可以盡一點力量，自然是要來的。』

『好，這裏需要你，需要你來當文科主任，需要你來當教務主任，需

要你來教這一科，那一科，需要你來看半尺厚的訓育部的徵文，需要你來在這個會那個會演說……。」

青年們又有種種的希望，希望他能和他們談天，說笑話，演講，罵，吶喊，做文章，進象牙之塔，到十字街頭，入研究室，上羣衆大會場的高臺等等。

怪可憐的，他跑到那邊，這邊便說他躲了，跑回這邊來，那邊說他躲了，而他又沒有孫行者的毫毛，他竟不能免於『躲』了。

知名之士的過往，常常增加都市的熱鬧。孫伏園呀，步行世界的世界語學者呀，奇帕脫勒博士呀，國際工人代表團呀，使廣州市熱鬧過幾場；同樣，因為『周魯迅』是個新來之客，廣州人總多得一點談資了。

香港的人也不甘寂寞，於是魯迅在香港演說了。但從有治安之責者看起來，熱鬧是帶有多少危險性的，所以他們放心不下，而所謂「差」和「探」之類就不得不出動了。據私人閒話，從廣州來的魯迅在香港演說時，「皇家」怕他真個要搗其大亂，會場內外竟散佈不少的「差」和「探」云。

回想起來，我替魯迅捏一把汗。

這裏的人觀察力有點特別。這裏出個刊物，旁觀的人便說，這裏因為魯迅來了，那裏出個刊物，旁觀的人也說是因為魯迅來了。好像魯迅一來，廣州的刊物便風起雲湧似的。

我還沒有聽過他叫人怎樣做的話，可是要這樣做的和那樣做的都直接

的或間接的受了他的影響，共喊起來。我希望我們的喊法特別一點，不要還是『文學革命啊』『革命的文學啊』呼出口號便算了事。

我已經知道應做什麼了，還想聽聽他們說做什麼或怎樣做。

我不敢把魯迅當作名優，而自己坐在池子裏候他出台，慚愧我自己還不能盡量地喊，盡量地寫，我不敢硬拉他來作文章，他的腳骨此刻怕已好了——假使擦了一個月的梁財信藥酒——我惟有祝他的健康，盼望他能夠走到十字街頭恣意徘徊。

十六年三月八日

魯迅的彷徨

任叔

讀過『吶喊』的人，大概可以知道魯迅小說的表現方法是多方面的。但並不是說他文體不統一。就我記憶所及的，覺得以下的幾類可分：

- (一) 『阿Q正傳』……………
- (二) 『狂人日記』……………
- (三) 『白光』……………
- (四) 『社戲』……………

此外還有一篇特出的而爲成仿吾所贊許我們所看不懂的『不周山』。

在以上四種代表作品裏，我覺得都有各種不同的風韻與表現的方法。但究竟有如何不同呢，我實在不能說。只是讀過後直覺的感到有不同的風韻與表現的方法而已。但勉強要說一說，則我不妨把第一類算作是活潑的，（不是僅僅一點庸俗的滑稽，如小說月報上的老張的哲學而已也）第二類算作熱烈的，第三類算作白描的，第四類算作抒情的。——當然，這些分法，是十足的杜撰。好在於我既非博士又非留學生，又不大懂外國文，固毋庸搬自然主爺新浪漫主義以評衡之也。——至於『不周山』大概是神秘的或貴族的吧！

同樣在『彷徨』裏我們也可以分作以下幾類：

(一)『高老夫子』『幸福的家庭』。

(二)『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

(三)『示衆』『長明燈』『兄弟』『離婚』『肥皂』。

在這分類裏，第一類是活潑的。第二類是抒情的，第三類是白描的。然而像『狂人日記』這樣熱烈咒罵的文章沒有了。

『高老夫子』，和『幸福的家庭』的活潑的表現方法，完全是心理的。『幸福的家庭』不必說了，全篇都是描寫主人翁思想的過程，沒有一處不活活潑潑地抓住主人翁的思想在說話，反映出實生活與藝術生活的衝突。至於『高老夫子』，則表現法更進一步。作者站在第三者的客觀的地位描寫出篇中人物主點的波動。換一句話，作者不是僅僅在描寫篇中人物的行動的過程，而是在描寫他心理的過程。這一着，我覺得作者是超過了

阿Q時代了。現在抄一段在下面，以見一般。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實在太不將兒女放在心裏。他還在孩子的時候，最喜歡爬上桑樹去偷桑椹吃，但他們全不管有一回竟跌下樹來磕破了頭，又不給好好醫治，至今左邊的眉稜上還帶着一個永不消滅的尖劈形的癍痕。他現在雖然格外留長頭髮，左右分開，又斜梳下來，可以勉強遮住了，但究竟還見尖劈的尖，也稱得一個缺點，萬一給女學生發見，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

『他總疑心有許多人在暗暗地發笑，但還是熬着講，明明已經講了半天，而鈴聲還沒有響，看手錶是不行的，怕學生要小覷；……』

像這樣的活潑的筆致，確不是凡手所能作，更不是整天叫着苦痛的作

家所能理會。

在第二類抒情的幾篇裏，似乎已經流入於感傷的了。和吶喊時代的微笑着的抒情的風調不同。在這裏所表現的是秋の色調，是秋的聲音，是青春的損失的哀歌，是流水年華的挽詞——活潑的魯迅竟變成了蕩暮滄桑的詩人了。然而使人感到奇異的，魯迅竟爲什麼拋起了他的白描的鄉村的題材而描寫對於愛的失望與愛的虛幻的文章了。我們不大知道魯迅的生活的背景，然而在那『孤獨者』與『傷逝』裏所表現的，尤其是『傷逝』魯迅是燒起了青年的火了。大概好幾年前吧，沈鴈冰批評『吶喊』作者沒有一篇講青年戀愛的作品。……阿Q趙媽之事則爲『耶蘇的吩咐』式的鄉野戀愛，而非現在時髦青年的戀愛——然而現在竟有『傷逝』的作品出現了。而

且比魯迅自己所捧場過的描寫青年心理大家許欽文更其來的深切。——雖則我於許君作品只是淺嘗一點，但像這樣的表現法，總不是在航船上裙子底探手過去的作者許欽文所能做得出來的吧。：這難道能人無所不能的緣故嗎？至於『孤獨者』的描寫，這直是現代一般青年的普通現象。篇中最使人感動的就是孩子都拒絕了他的愛這一點。全篇的骨骼是在寫一個對於人生很矜持的青年，因得不到愛與世人的懷疑攻擊，而流入於對人生抱着遊戲的態度。事實的過程很自然。差不多是彷徨中第一篇的作品。

在第三類白描的幾篇裏，最細膩的要稱『示衆』。真可與『吶喊』裏的『白光』媲美。而且所涵的深切的意義比『白光』更進一步。我讀了『示衆』後，油然的生了愛人類的思想，在這裏所表現的是整個的人類。

但整個的人類不能各部勻齊的發達，每使缺陷叢生，這確是作者所痛心的，然而也是讀者的我所感慨的。啊！人畢竟是互相牽連的，人畢竟是互相牽連的。次之是『長明燈』。這個想撲滅燈光的瘋子，現在是沒有像『救救孩子』的狂人那麼熱烈的心腸了。而且篇中只見衛道者的恐慌，沒有瘋子的喊聲，就是有，也是很無聊。說一聲：『我放火』，似乎已出了他的氣了。在這裏，作者是的確換了一個時代了。正與由微笑的抒情的『社戲』而至感傷的抒情的『在酒樓上』趨向同一的步調去。然而作者所期望的孩子，居然能唱着隨口編派的歌，這又是作者所認為快樂的事吧。

再次之爲『肥皂』中的四銘，則仍發着九斤婆婆的感慨。不過九斤婆

婆的『一代不如一代』變成了四銘『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爲更進一層刻毒的描寫了。大概作者在以前只見到衛道者的外貌，僅僅在不合時代潮流這一點上譏笑他們。而現在作者覺得以前的觀察是錯了，他們所謂『一代不如一代』原來是爲『咯支咯支洗一遍』的，也難爲四銘嫂的聰明，一針見血的道破了四銘的心；大概是同衾同心的緣故吧。

『他那裏見得你的心事呢。』伊可更氣憤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點了燈籠火把，尋了那孝女來了。好在你已經給伊買好了一塊肥皂在這裏，只要再買一塊……』

『胡說，那話是光棍說的。』

『不見得。只要再去買一塊，給伊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來，

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麼話？那有什麼相干？我因為記起了你沒有肥皂……」

「什麼不相干？你是特誠買給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就而在這個情景下，四銘仍做他有補於世道人心的孝女詩。這豈是庸俗的刺的文學的作者所能表達？這豈是以浪漫文學相號召的作者所能表達？這可說是作者『獨一無二，寰球馳名』的正生調；在於正反的事理中天衣無縫的合併在一處，以顯示篇中的主意。作者的藝術手腕，實在比『吶喊』時代進步得多了。吶喊時代的『藥』，與『明天』，那裏及得『肥皂』來呢。

此外又有『祝福』一篇似乎介於抒情與白描之間寫『祥林嫂竟肯依？……』這一段使人想到阿Q想趙媽的一段，是白描的。寫『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擺。』這一段又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懊喪與傷感，也是白描的。但起筆則是抒情的寫法。

從上面這麼說來，作者由『吶喊』時代到『彷徨』時代有三種不同之點：——或許說是作者藝術，進步與熱情的衰退的痕跡。

- (一) 由露骨的譏刺而入於敦厚的諷示。
 - (二) 由熱情的叫喊而入於感傷的吁嘆。
 - (三) 由事實的描寫而入於心理的刻劃。
- 總之是由『吶喊』而至於『彷徨』。

至於像他這樣的細膩深刻描寫，又是在中國的文壇上，打起燈籠尋不出的，現在抄幾節看看

『又像用了力擲在牆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一個小學生飛奔上來，一手接住了自己頭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叢中直鑽進去。但他鑽到第三——也許是第四層，竟遇見一件不可動搖的偉大的東西了，擡頭看時，藍褲腰上面有一座赤條條的很闊的背脊，背脊上還有汗在流下來，他知道無可措手，只得順着褲腰右行，幸而在盡頭發見了一條空處，透着光明，他剛剛低頭要鑽的時候，只聽得一聲『什麼』那褲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處立刻閉塞，光明也同時不見了。』

「嘻嘻！」似乎有誰在那裏竊笑了。

「高老夫子臉上登時一熱，忙看書本，和他的話並不錯。上面印着的確確是……『東晉之偏安』。書腦的對面，也還是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不見有別的動靜。……」

他不禁向講台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經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還有許多小巧的等邊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二個鼻孔，這些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而深邃的海，閃爍地汪洋地正衝着他的眼光。但當他瞥見時，却又驟然一閃，變了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了。」

——高老夫子——

這二個例子，在一般的手筆下，是只能說，「小學生在人縫間亂攪，

一個個的屁股遮住了他的去路。『或』他登上了講台，女學生都俯着頭不敢向他正視，但他講到後來，女學生一個個抬起頭來，眼睛發着炯炯的光；但一到他的視線向女學生放射時，則女學生都又一個個俯下頭去了的。』雖則天才者或許會比較更美豔，更真實，於這些計劃外，又說到香，說到色說到……。而庸俗者的我，則讀到『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等邊三角形』……等等已經很欣然的了。不再想什麼色與香的描寫了！

我最後在此，十分祈敬地希望作者賜予我們以更多的創作！十分祈敬地希望讀者不要以為沒有擁抱接吻等等字眼粗忽的忽忽的看遇，而不去細細吟味！更十分祈敬地希望當代的文學批評大家切不要憑着自己的偏見，

與意氣輕輕地以庸俗的趣味幾字而殺抹作品的優點！

魯迅先生的演說

林霖記

——在中山大學學生會歡迎會席上——

我是于十八號到廣東來的，前天學生會代表來說要開一個歡迎會，我想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為我還沒有到享受開會歡迎的程度。這事真有點困難了，若是不說幾句話，那對於諸同學的好意未免辜負了，要來說話，可是又無什麼話可說。

對於我的本身，社會上有許多批評和誤解，而對於這些誤解和批評，我又沒有工夫做文章來辯護辯護。譬如有人說，我是對社會的鬥爭者，或

者因爲這句話，引起了諸位對於我的好感。可是，我得要申明，我並非一個鬥爭者，如果我真是一個鬥爭者，我本不應該來廣東了，應該在北京廈門，與惡勢力來鬥爭，然而我現在已到廣州來了。

從前我很惹人討厭，這裏也討厭我，那裏也討厭，到了廈門，廈門也討厭我，我實在無地可跑了，這時恰好中山大學委員會打電要我來這裏。

我爲什麼要來呢？我聽人家說，廣東是很可怕的地方，並且赤化了！既然這樣奇，這樣可怕，我就要來看，看看究竟怎樣——這樣我便到此地來了。

我到這裏不過一禮拜，並沒看見什麼——沒有看見什麼奇怪的，可怕

的。就是紅顏色的東西，也不大看見。

據我二隻眼睛所看見的，廣東比起舊的社會，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形，並不見得有兩樣。我只感覺着廣東是舊的。雖則，有許多情形，我還沒有看見到的。

但如列寧紀念的電影，這在外省確實看不見的。又如許多工會，在外省也看不見的。但這並不希奇，並非可怕，這原應該是很平常的現象。

我總覺得廣東未見得有新的氣象，許多外省人說廣東可奇可怕，我想或者他們的眼睛生了什麼毛病吧。

或者因為我到廣東未久，所觀察的不多，淺薄得很，所以沒有見出可奇可怕來也說不定。但我可以說，廣東民衆所受的壓迫要少些，比較去了

一點。至于社會的現狀與從前是相同，許多要做的要建設的還未着手。例如拿文藝一項說吧，實在沉靜得很，跑到中央公園，公園中間竟有一個觀音像擺着，我並非因為觀音是菩薩而反對他，我以為就是觀音也要做的好一點。

中山先生是開國的元勳，廣東是他建設民國的根據地，又是他的故鄉，但我們跑到街上走一走，我們只看見有孫先生的照相，但並有他的畫像。

文藝出版物也很少，我只看見廣州文學一樣。

因此，我要問廣州許多青年那裏去了？這或者可以解說，他們忙得很！誠然他們是忙一點，有種種運動，種種工作。但那有這麼多人全是忙

着的？廣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現在太少了，這是什麼緣故？既然不是忙一個字，那就是第二個字懶了。若不是懶，我實在找不出第二句說話來。

這樣一個沉靜的社會，于我是很好的。因為許多朋友，從前相好的來會會我，而許多新的朋友對我又表示好感，所以鬥爭的事還沒有。至于舊的和我們鬥爭的，也沒有在後面跟着來——這樣，使我懶下去，倒也覺得很是舒服。

在這樣沉靜的環境下面，要想生出什麼文藝的新運動是不容易的。大家這樣子懶下去是不行的，我們得要緊張一點，革新一點。

然而廣東實在太平靜了，因此，刺激和壓迫，也不免太少了，諸位青

年不知怎樣感覺着，我呢，我覺得不大舒服。因為我從前受的刺激和壓迫太多了，現在忽然太輕了，我反而不高興起來。我好比一個老頭兒，本來負着很重的擔子，他負慣了，現在忽然肩膀上的擔子放下來，他必然覺着少了什麼似的，大不高興起來了呢。

這個時候，我以為極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時候，大家都以為目的沒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個個覺得很舒服了。

民元已過去了，民國也算成立了，但文藝上有了創造沒有？

文藝這個東西大不可少，究竟我們還有意思，有聲音，有了這些，我們便要叫出來，我們有靈魂，也得讓他叫出來使大家知道。雖然有的是舊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論新舊，也當一齊叫出來。

現在不是客氣的時候了，有聲的發聲，有力的出力，現在是可以動了，是活動的時候了。

然而有許多青年都有一個怕字在心裏，他們怕幼稚，怕人家罵。幼稚是不不要緊的，最初雖然是幼稚，但可以生長起來，發展出去，如一個幼孩，他雖然是一個幼孩，但並不見得幼孩是可羞恥的。所以作品雖然是幼稚，但沒有什麼可羞恥的地方，這是不不要緊的，我們不要怕。

有的以為怕人家罵，這也不要緊，若是沒有人罵，反而覺得無聊得很。好比唱戲，桌下的拍掌喝采，固要唱下去，就是喝倒采，也要唱下去，不管他怎樣，我們只要，只儘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

就是思想舊也不要緊，也可以發表，因為現在是過渡的時期。現在縱

有舊的思想，也可以叫出來，給大家看看。

可是舊的對於新的是不是全無意義嗎？不是的，是很有意義的，有了舊的，才可以表示出新的來。有了舊的滅亡，才有新的發生，舊的思想滅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進步了。故不論新的舊的，都可以叫出來，舊的所以能夠滅亡，就是因為有新的，但若無新的，則舊的是不亡了。譬如人穿上新的衣服，但身子仍然是舊的，這是不能亡的好例。

我以為文藝這個東西，只要說真話，暫時總可以存在的，至於將來，可也不必管他。這時候是過渡的時代，不過新的運動應該要開始了。

我將來能不能有什麼貢獻，是不敢說的，但我希望以中山大學為運動

的中心，同學們應該開頭着手努力了。我覺得我是無力來幫忙的——我已無學問，又沒有創作力。況且學問與創作力是不可以並存於同時間的。

我要做教員，我便不能創作。我要創作便不能做教員。編講義的工作是用理性的，而創作需要感情。如今天編講義用理性，明天來創作用感情，後天又來編講義又變為用理性，大後天又來創作，又來用感情，這樣放了理性來講感情，或放了感情，便來講理性，一高一低，是很使人不舒服的。

或者我將來的講義編得不好，而創作也弄得不好，所謂一無所成，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將來，廣州文藝界有許多創作，這是我希望看見的，我自己也一定不站在旁觀地位來說話，其實在社會上是沒有旁觀地位可說的，除了你不說話。我年紀比較老一點，我站在後面叫幾聲，我是很願意的，要我來開路，那實在無這種能力，至于要我幫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現在我只能幫幫忙，不能把全部責任放在我身上！我把他放下了，雖然他們要罵我，我也不管他。譬如抬一樣東西，要把他抬得高高，我可以幫忙抬一抬，但要使他抬得高，必然要大家一起來抬才行的。

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學從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藝運動出現，這個對於中國，對於廣東，對於一切青年的思想都有影響的。諸位青年創造力的發現，這對於我是覺得很有意義的。

我這次到廣東，要說帶了什麼好消息來，事實上並不見得是如此，因此我很抱歉，無什麼話可說，我只希望大家努力，至于努力的結果如何，是很難說的。可是大家做做總不會錯，做起來總比睡着的好，像死般沉寂下去的好得多。永久的做，你做了更有人接下去，有什麼思想，有什麼意思，便發表出來，要這樣不斷地努力的幹下去。我能不能這樣做下去而有成績，我自己不知道。諸君能夠這樣做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這樣不間斷地做下去，將來一定有一定的收穫了。有的人我很不贊成，他們做文藝的東西，做了二三年便不做了，畫也畫了幾年便停筆了，這都是不好的。

諸位現在都不過二十歲左右，從今天起便努力繼續地做，若到六十

歲，有了四十年這麼長久的時候，一定有一個有價值的結果的，若希望二
年後便有成績，這是很難的，結果必然會失望，但我們在短期內，雖沒有
好成績，我們不要失望，我們只管做下去，我在廣東一天，我有力可以幫
忙諸位來研究與創作。

魯迅先生是個大文學家，我對於文學，從前雖然有點嗜好，但對於整
個文學可是門外漢，要我這門外漢，來記文學家的富于文學的詞句的
演說詞，實在有點不自量了。但中大學生會主席李秀然同志偏要我擔
任這個苦工作，我覺得試試也不妨，他的文學的神氣，總還有法子想
的。可是，大約三點開會完後，我即着手整理這篇筆記，到五點鐘已
整理完竣，即帶了稿去找魯迅先生，跑到他的房門口，才知道他出去

了。出去觀察，或者用晚飯去了，我不知道，等了好久也不知道，我想若用膳去了，那七點左右總可以返來了。我便在鐘樓上靜靜地等，等到七點了，還不見魯迅先生回來，而現代青年編輯余鳴鑾同志，又限我須把稿子于八點鐘前送到，不得已，只得向魯迅先生和讀者告罪，把這篇稿子發了。

記者附志

老調子已經唱完

魯迅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會講演——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並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活得很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

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他面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面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裏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于民衆，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衆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麼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為他們已

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為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說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纔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

最老的，裏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却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

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若調子不敢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們，却決不肯以民衆爲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結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麼，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着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後來却覺得

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按着唱下去。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裏又覺得新鮮了，于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的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他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和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爲甚麼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爲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

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州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州土民很反對，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面造一條橋到天上。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聖人的用意一樣。』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却漸漸有人跑到他那裏去唱老調子了，還說道：『孔夫子也說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所以外人到是好的。』外國人也說道：『你們聖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羣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是唱着老調子，那麼，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力會多起來。因為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時候，我們可以靠着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為，現在的列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麼，怎麼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游歷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堯舜的時候，喫東西用泥碗。現

在我們所用的是甚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着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于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裏。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纔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作賈鳧西的，鼓詞裏曾經說起紉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旂懸纔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

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鎗砲。用槍砲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彷彿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鎗砲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為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鎗砲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為我們文明了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于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裏。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

衆有甚麼關係，甚麼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看饌好，中國人也附和着。但這些事和民衆有甚麼關係？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賣的是雜糧，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然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雜感，大意是說：『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為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贊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這就是說，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後人，却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並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着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麼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裏踱出

來，看一看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然後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裏，就一定長壽，白鬍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糊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牢獄。人坐在監牢裏，便不至于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劫，到牢獄裏，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却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

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

十六，二，十九。

黃花節的雜感

魯迅

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敎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爲，——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牠是什麼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我也不知道。

爲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只得查「辭源」。書裏面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清宣統三年三月二

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于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並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沒有什麼意見，若干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接着便將被人們忘却。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于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爲革命成

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却遇見過；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麼，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

福。同是愛，結果却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尙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爲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翫，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弔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却覺得大家

對於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便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復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爲着後來的人們。

三月二十四日夜

讀書與革命

魯迅講
林霖記

——中山大學開學演說詞——

現在我因為職務上的關係，不能不說幾句話，可是有許多好的話，以前幾位先生已經講完了，我再沒有什麼話可講了。

我想中山大學，並不是今天開學的日子纔起始的，三十年前已經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傳，運動，失敗了又起來，失敗了又起來，這就是他的講義。他用這樣的講義教給學生，後來大家發表的成績，即是現在的中華民國。中山先生給後人的遺囑上說，「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須努力。』這中山大學就是『努力』的一部分。爲要貫徹他的精神，在大學裏，就得如那標語所說，『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因爲大學是叫青年來讀書的。

本來青年原應該都是革命的。因爲在科學上已經證明：人類是進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千萬年以前吧——這是地質學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我們有地質學專家（指朱家驊先生）在這裏，問一問便知道，——後來便有了原人。雖然慢得很，但可見人本來是進化的前進的。前進即革命的，故青年人原來尤應該是革命的。但後來變做不革命了，這是反乎本性的墮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話來說，就是：受了魔鬼的誘惑！因此，要回復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訓練，學習的工夫了。

中山大學不但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氣去掉，還要想法子，引導人回復本性，向前進行到革命的地方。

說，革命是要有經驗的，所以要讀書。但這可很難說了。念書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廿世紀的新見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為所念的多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尤其是在中國念古書的特別多。

中山大學在廣東革命政府之下，廣東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養的地方，這不用多說了，至于中山大學同人應共同負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學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標，引導許多青年往前進，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層，又很困難。這實在是中國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

一方要讀書，一方又要革命。

有許多早應該做的，古人沒有動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壓在後人的肩膀上，後人要負擔幾千年積下來的責任。這重大的事，一時做不成，或者要分幾代來做。

因此青年們要讀書不忘革命，的確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現在社會狀況之下又不能不這樣。

青年應該放責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偉力擴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現在地方上的一切還是舊的，人們的思想還是舊的，這些都尙沒有動手改革，我們看，對於軍閥，已有黃埔軍官學校同學去攻擊他，打倒他了。但對於一切舊制度，宗法社會的舊習慣，封建社會

的舊思想，還沒有人向他們開火！

中山大學的青年學生，應該以從讀書得來的東西爲武器，向他們鏖攻

——這是中大青年的責任。我希望大家一同擔負這個責任來！

一九二七年七月出版

實價三角

編者 鍾敬文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封底